

“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”吗

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俞吾金

任何科学都要运用语言，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。当代中国学者之所以很难与国际哲学界进行有效而深入的对话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分析哲学和分析方法的背景。这也是困扰前辈学者金岳霖、冯友兰先生的问题。我们并不一定赞同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，但须认真学习分析的方法，以便实质性地推进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。笔者尝试运用分析的方法，对外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重新加以阐释。

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而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干脆说：“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在他们看来，河中的水在不断地流动、更新，甚至当一个人的脚刚踏进河流时，原来的水就流过去了，因而他已经不是站在同一条河中了。尽管这两个命题在表达思想的语气和程度上有差别，但其基本观点，即关于万物流变、无物常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几乎所有的外国哲学教材，只要论及这两个命题，都认为它们是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卓越的表述，至少是睿智的命题。

其实，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必然导致的逻辑结果。如前所述，既然河中的水在不断地流动和更新，那么，一个人不但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甚至连一次也不可能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只要驳斥了第二个命题，实际上也就蕴涵着对第一个命题的驳斥。下面，我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，着重分析“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”这个命题。

我们首先要问：什么是河流？河流究竟是由两岸来决定的，还是由两岸中的流水来决定的？显然，按照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的观点，河流是由两岸中的流水来决定的。乍看起来，这个观点肯定万物流变，无物常驻，似乎无可非议，实际上却是站不住脚的。试想，假如河流是由两岸中的流水来决定的，而流水又在不断地更新，那么，我们马上就能作出如下推论：世界上既不存在可以被同一个人踏进去的“同一条河流”，也不存在可以踏进同一条河流的“同一个人”。因为，很显然，一方面，不断流动着、更新着的水使每一条河流在每个瞬间既是它自己，又不是它自己，可见，“同一条河流”这个术语所指称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存在，甚至连“同一”这个词也根本无法使用。另一方面，人像河流一样，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全身的细胞也在不断地死亡和更新。假如从这个角度看人，那么，每个人都像流动着的河水一样，每个瞬间既是自己，又不是自己，因而世界上也根本不可能存在“同一个人”。

这就启示我们：一方面，万物流变这样的观念显得过于笼统，没有区分出事物单纯量上的变化和由量变引起的质的变化。语言中的名词是以它们所指称的对象的质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只承认单纯的流变而完全不考虑事物在质上的相对稳定性，语言便没有理由存在，也无法加以使用。另一方面，万物流变包含着语义学上的困难，即说话者实际上默认万物流变这一观念是不变的。这一困难已经表明，只要人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，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单纯流变的观念。直到当代逻辑学家塔斯基区分出“元语言”和“对象语言”，才为解决这类语义悖论找到了一条出路。但在古希腊时期，人们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分。

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。我们再一次询问自己：什么是河流？我们认为，河流不应该由两岸中的流水来决定，而应该由河岸来决定。即只要一条河流的两岸保持不变，我们就得承认，这是“同一条河”。当然，对“不变”这个用语的含义，也必须作出明确的限定。假如按照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的观点，从微观上来看河岸的话，河水在流动中也会不断地带走两岸的泥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河岸在每个瞬间既是自己，又不是自己。显然，这里说的“两岸保持不变”，不是从微观

上而是从宏观上来说的。换言之，“从宏观上来说”的含义就是对于微观上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。另外，如果一条河流拥有相当的长度的话，在不同的年份或同一年的不同的季节，完全有可能因为河水的泛滥而导致这条河流的部分河岸改道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部分河岸的改道并不会影响人们对这条河的称谓。也就是说，“从宏观上来说”的含义也包含着对部分河岸改道的忽略不计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赫拉克利特尤其是克拉底鲁关于“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”的命题貌似深刻，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诡辩，其具体表现：一是混淆了事物流变中的单纯量的变化与量变引起的质的变化；二是混淆了流水和河岸，在我们看来，河岸才是确定河流的决定性的要素；三是混淆了语言与被语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差异。基于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引申出来的结论是：人完全可以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